

發心學習弘法利生，這在世出世法裡面是第一樁大好事，可以說是人生最有意義、最有價值的一大事業。你們想一想，最有意義、最有價值，是能夠很容易就成就了嗎？決定不可能的。以前李老師跟我談這個問題，他說要把這個事情做得好，必須貫通世出世間一切法。他說世間法不講別的，就講一個最小的，《四庫全書》，這是世間法的極小的一部分，你有沒有能力貫通？出世間法也說到最小的，這一部《大藏經》，你若不能夠真正貫通，這個事情你就做不好，你就做不圓滿。可是要想真正貫通，確實是億萬人當中難得有一個人，這是實實在在的。幾千年當中，我們才看到一個人。在中國歷史上像這些人，寥若星晨，可以數得出來的。由此可知，這樁事情確實不容易，不是一個人想做就能做得到。

可是做不到，你有這個願望想做，那也有一個補救的方法，這個老師講過了，就是「至誠感通」，一定要通。我們實在通不了，沒有這個能力，也沒有這個機會，那用什麼方法來通？用感應，求感應。用什麼來求？真誠，真誠到了極處。可是什麼叫做真誠？真是絲毫虛假都沒有，你的一生對人、對事、對物，一絲毫虛假沒有，這是真，是從事相上講的。誠是從心意上講的，你的心清淨平等，一絲毫不染著，這是誠。就像曾國藩所說的，「一念不生是謂誠」，心裡頭沒有一個雜念，這是誠。如果至誠做不到，沒有辦法得到感通，又沒有能力通達世出世間法，這個事情就難了。所以學這樁事情，一定要虛心、要誠懇，要小心謹慎，要讀書，要下苦功夫。你們念過古文，古時候蘇秦、張儀（戰國時代的）為求取功名，都那樣拼命的發憤，那是為世間的名利。學了佛，為救度一切苦難

眾生，這個目標比他們純正多了、比他們偉大多了，可是發憤勤學遠遠不如人。那我們這種發心，可見得不是真正的發心，真發菩提心，後面的現象一定是勇猛精進。需要靠自己自動自發去努力，別人勸沒有用的，別人鼓勵也是沒用的。你有一分真誠，有一分努力，當然有一分收穫，這個效果非常顯著。

這個發心學教的人，我過去跟大家提供的七門功課，這個七門是最低的限度，沒有辦法再少了。這七門功課要熟透，方法、技巧就是李炳老的《實用講演術》、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，這兩樣東西分量並不多，也要透熟，要把它當作這一生當中第一樁大事來辦，我們才能真正做到利益別人。利益別人就是真正的利益自己，自他不二。佛法是智慧的教導，佛學是智慧的教學，佛菩薩的生活是高度智慧的生活，那是真正幸福美滿。大家學佛，這麼念佛，功夫不得力，我們講《金剛經》，其目的是希望大家真正有一點智慧。智慧表現在哪裡？表現在看破、放下。換句話說，你沒看破、沒放下，你是一點智慧都沒有。智慧的樣子就是看破、放下，樣樣事情還有分別、還有執著，這是愚痴、是顛倒，是凡夫，這個沒有智慧。

在去年講《金剛經》的同時，我囑咐林國營居士，將《大般若經綱要》再印了一萬本。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，文字太長，葛師居士的《綱要》就很理想，將全經重要的地方都抄出來，把六百卷變成十卷，這對於後來學佛的人是很大的貢獻。這個經印出來之後，我們在杭州南路每個星期有一次選講，目的都是幫助我們看破放下，啟發我們真實的智慧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指導我們在這一生當中如何思惟、如何生活、如何造作，契入佛菩薩的境界。這本書，我也曾經給你們說過，你們應當人手一冊，有空閒的時候多翻翻，有好處。我們生活為什麼這麼苦？學佛、念佛，為什麼這麼難？沒智慧。如果認真去讀《大般若經綱要》，也許能幫上忙。可是讀這

個經，一定也要深入義趣，這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深解義趣」。如果你解錯了，麻煩就大了，解錯就落空，那就壞了。如果諸位能把過去講的《金剛經》這一套帶子聽過幾遍，在般若上奠定一個基礎，再讀《大般若經綱要》，應當是比較有利，不至於錯會了經義。要學著是空有二邊不住，你就真正得到般若的受用。